

漩渦

何显玉 著



漩渦

何显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漩涡 / 何显玉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08-3067-9

I. ①漩…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8293号

漩涡

作 者	何显玉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字 数	363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108-3067-9
定 价	32.00元

Content 目录

001	第一章	清溪筏歌
020	第二章	撞上围墙
043	第三章	茶水有毒
073	第四章	登门道歉
102	第五章	生命悲歌
132	第六章	草根寻梦
167	第七章	追油耗子
198	第八章	紫金血砚
223	第九章	损兵折将
244	第十章	命殒江畔
272	第十一章	有毒青菜
300	第十二章	风雪归途
338	第十三章	尾声
343	后记	

第一章 清溪筏歌

1

正值酷暑，午后的太阳真毒啊！

江善渔快步走在丰乐县城大街上，汗珠从脸颊滚到下巴，一颗颗滴落。紧跟其后的夏曼芹一步也不肯拉下，一路小跑紧随着他。这个漂亮的姑娘乌黑的长头发像是从水里刚捞上来似的，那张青春的脸蛋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春桃一样。

夏曼芹在南京大学时是班长，硕士毕业前坐火车跑来新海晚报社实习，她其实并不认识报社任何人，只是下火车后从报摊上将一摞旧的《新海晚报》便宜买来，匆匆翻阅一下，记住了报上露脸多的几个记者名字。她一进报社采编大厅就大声问，“哪位记者叫江善渔？”大厅有人抬头看看，没人搭理她。埋头编稿的汪小俊编辑站起来见她说话冲冲的，问有什么事。心气很高的她说：“本人特地从南京过来向江老师讨教些新闻学方面的事情。”汪小俊朝她看看被逗笑了，“小丫头口气不小哇，你敢跟江老师班门弄斧？”“弄斧就要敢到班门前，想做个名记者肯定找江首席较量。”小夏神采飞扬地仰着头说。汪编辑看到江善渔背个摄影包进报社了，冲他招招手：“说曹操，曹操到。善渔，这边有个女大学生提着板斧要找你拼命呢。”江善渔头也不抬往自己位子上走去，步子快得带起一阵风。

那天中午，江善渔请客，小夏更是一口一个师傅叫着，众人怂恿他收下小夏做徒弟。此后，这丫头像粘皮糖一样粘着他，跑了一个假期，晒得黑不溜秋的。一个暑假，江善渔走到哪里，她都跟着后面跑，不管公事还是私事，也不避人的，别人问她

是不是江善渔的女友，她都笑吟吟的，不置可否，任你随便去想。江善渔有一次带她到潜川市采访时，他大学一位同班同学专门宴请他们。席间酒浓时，老同学说，“我是把这位漂亮的丫头当成你准太太来接待的。”她居然大大方方地站起身，斟上满满一杯酒敬那位同学，说，“你要比善渔小，那你得敬嫂子一杯酒。如果，你比他大，那弟妹就敬你一杯酒。”同学们狂叫着，结果，善渔比同学大月份，这丫头满脸得意的样子，受了那同学一杯酒。

那晚醉了一桌人。

后来，她离开报社回大学读书时，仍跟江善渔保持联系。朋友们将江善渔灌醉后，逼着追问他怎么样把人家小丫头骗得团团转的，他坚持说没有骗她。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江善渔曾在采访途中顺道去过她家，等丫头返回大学读书后，江善渔用他的笔为她刚考上大学的弟弟写过一篇新闻，而且上了晚报头版头条，社会反响很大。这篇新闻引起一位做实业的老板注意，给报社写信表示要支持这对姐弟读完大学。江善渔特地带她姐弟去了这家公司，年轻儒雅的老板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两叠钱说：“先用着，以后我会按时给你们寄生活费用，希望你们好好读书，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事后，她来电话说，那报纸里包着的是整整两万元钱！以后两年的学费，还有她弟弟四年大学的学费都因这篇文章而得以解决。

江善渔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秀才人情纸半张”。因而有人猜测，江善渔这是在用自己的文章帮这丫头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事实上，她硕士毕业后先在南京媒体工作了半年多，跑出不少好新闻，后听江善渔说新海晚报社在招考记者，她赶起来参加考试，无论是提交的作品，还是面试，她都拿了第一，正式进入新海晚报社做记者。江善渔也做到了晚报的首席记者，风头正健，成天到处跑新闻，上午在这个城市，下午可能就跑到另一个城市，而且他出手特快，除了采访时有“笑面虎”之称外，还有个称号“快刀手”。他有时也带她外出采访，经常有轰动性的新闻见报。他告诉夏曼芹，做记者最重要的是要练就一双“新闻眼”，一旦练成了，走过的地方土疙瘩里都能翻出新闻来。她一直很崇拜他，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他有了好线索时常会带着她去跑。

今天早晨，他们一起到丰乐县来，就是因为这里发生过一桩奇怪的官司。一位舍身救人的小英雄死后，他的父母与村里人结了仇，一家人与一个村子打起官司，赢

了官司，却得罪了全体村民。小英雄父母背井离乡，以拾荒为生。江善渔在省城郊外采访时偶尔发现了这对可怜的夫妻，听了他们的讲述后，心潮无法平静。

他今天就是实地去舜耕山下调查此事。

上午坐车跑到这个傍山而成的孔大郢村，村子位于淮地市与丰乐县交界处的舜耕山南侧山脚下，村子里大部分人姓吴，只有几户人家姓孔。传说中远古时代舜帝曾在此山中修行过，还留下许多远古窑址，这些窑是自唐代就有了，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丽是传说里的事，一间间破旧的土墙草屋，向初次踏入村庄的人表明，这里的庄户人家生活是清贫的。江善渔在村中找到一些年长者，跟他们拉家长，他们慢慢放松，讲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81岁的孔长生是村里“五保户”，他平时放几只羊，那天上午他和往常一样赶着5只羊到村外去放。羊群过了一条窄田埂时，一只接着一只栽倒在地上，痛苦地抽搐。老人扑上前伸手拉羊羔，自己被击倒在地扭动着，一截电线缠在他右腿上。在自家田里放水的初三学生孔晓明，手执铁锹飞也似的跑向“五保”老人，一边冲同学孔昭亮大叫“快去喊人来”。他用铁锹拨拉老人身上电线，几次没有成功，伸右手抓紧老人身上的电线狠命一拽。电线从老人身上滑落，却紧紧地缠绕在他的右手上，刹那间他被打倒在水田里翻滚。等到孔昭亮叫来村民时，5只羊和一老一少两个人全倒在地上，羊全部死了；“五保”老人右腿烧了个洞；倒在水田里的晓明没了气息，右手被烧得见了骨头。几位目睹当时情景的老人回忆时，泪水夺眶而出。

“伢是个非常好的伢啊！只是老天不长眼，不给他寿岁！”

乡亲们不相信晓明会死去，村民拆下自家的门板，年轻力壮的村民将晓明放在门板上，大伙儿哭着用头顶着门板赤脚飞跑在乡间的田埂上，向集镇上的医院跑去。天渐渐黑了，可孔大郢的村民们仍聚集在舜耕山边等候消息，有的老人跪在地上默默地为孔晓明祷告着。当那辆拉着孩子遗体的三轮车开过来时，悲天悯地的哭声惊飞了舜耕山林栖息的鸟儿，盘旋而飞的鸟儿叫声里也透出悲凉。

夏曼芹问：“村民这么伤心，后来怎么忍心把他父母亲赶出村子呢？”“唉，我们哪愿意看到这样子？”几个老人叹气。小英雄死后，贫寒的孔家处境更难。村民们提醒小英雄父母孔达多、段霞向供电部门和相关责任人讨要些丧葬费用。孔家于当年10月一纸诉状将供电局告上了法院，法院认定供电局没有责任，查出了出事线

路是由孔家同村的8户村民出资架设的，追加了这8户村民作被告。原本同情吴家遭遇的村民们很恼怒，法院多次开庭审理此案，8户村民拒不出庭。老孔与妻子被迫于这年11月13日深夜带着女儿孔敏婕离开了家园，女儿在省城医科大学护士学校上学，这个小丫头生就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的脸蛋红扑扑的，孔家没出事前，乡亲们都说，这舜耕山几十年也就出这么个美人。老两口就在省城郊区找了间破房子住下，至少离女儿近些，平时他们捡破烂糊口。官司还是赢了，法院判决村委会和8户村民赔偿各项费用48744元。老孔回村挨家挨户说，求求你们帮我还掉欠债，别的钱我不要了，还是分文没讨到。孔家人只得继续在外捡破烂和乞讨过日子。

整整一个上午，江善渔带着夏曼芹都在村里转。孔敏婕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这个在省城卫校读书的山村姑娘，高挑的个子，一头乌黑的秀发，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见四周没人时，快步跑过来跟他们说一些事，一见有人来了，立即躲得远远的。他们临离开村庄时，她不知从哪里弄了两个苹果，跑过来硬塞给他们。此时，夏曼芹看看表，已是下午快两点了，这时才想起肚子有些饿。她跟着江善渔走在崎岖山路上，又渴又饿，好不容易遇到一辆车，往县城赶。

实在是太热了，他看到县里那座办公大楼，对小夏说：“上去找个空调房吹吹，降降温。”两人上五楼找到招商局，江善渔的中学同学老范在这里当副局长。他一看江善渔，愣了下，“什么东风把你送来了？”“不要啰嗦，有凉开水没？”老范拿起水瓶晃晃是空的，便端着杯子从水龙头上接来一大杯自来水，递给他，“这个凉，你喝不喝？”他仰脖一饮而尽，抹了下嘴巴，定定神坐在那里，江善渔想到丰乐县还有熟悉的叶四平，几年前去南港镇采访时，叶四平在那镇里当书记。看着刚泡的那杯茶，他问老范：“叶四平可在城里？”老范说：“他调到东昌县当县长去了，你还不知道呀？”善渔想起来也有几年没跟叶四平联系了。老范说：“你们报社宋华国记者最近写的几篇深度调查很好看，看了过瘾。哪天我去你们晚报，给我介绍认识一下这位大记者。”善渔没想到宋华国在读者中影响这么大，有人说过荣誉的最高境界是“你已远离江湖，江湖还在传说你。”在江湖之外这么远的地方，还有人惦记着宋华国，他为老宋高兴。

正说着，江善渔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看，是日报著名记者、素有大姐大之称的

曹平打来的，曹老大劈头一句：“你这坏小子又在哪里骗小妹妹？”

2

“曹姐，你有千里眼啊？怎么就看见我身边有小妹妹了？”江善渔哈哈大笑。

“明明约好今天下午去东昌县，你跑得不见人影。”曹平不是省油的灯。“大姐啊，我到丰乐县为你打前站来了。”江善渔忽然想起来确有这桩事，他早知道此行都是女记者，有人还带着孩子，他不情愿去，嘴上却这么说。“你这头驴一翘屁股，我就晓得你拉什么屎。”曹平像是在故意挠这家伙的软肋似的，说：“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位绝色美女，还是个才女。你不信，让你先听听她的声音，准能把你电死！”江善渔有些兴奋了，他倒想听听能“电死”人的声音。

“喂……”温柔绵长的声音中透出几分妩媚，“是江首席吗？我是你没见过面的蓉儿小妹妹……”声音像贴着耳边吹来的一阵凉风。“啊？蓉儿小妹妹慢点说，等我靠上椅背后，你再说。”江善渔反正没事，逗逗她开开心。

林蓉好奇地说问：“为什么？”“你的声音太妩媚了，我怕站立不住，靠上椅子撑一下。”他听到电话那端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江首席你可真逗呀！”林蓉说，“那你还跟不跟我们一起东昌呀？”“你要是来接我，我就舍身陪你走天涯。”他有意逗她。曹平一把抢过电话，“乖乖，还没碰面就接上火上了，给我省省电话费吧！”电话两端的人都在笑。趁她们还在路上时，江善渔静下心来端坐在电脑前写上午采访的新闻调查。

美女们还未上县政府大楼，他已在五楼听到她们的笑声了。她们果真发现江善渔身边站着一个笑吟吟的女孩。不用人介绍，江善渔一眼就看出车内谁是林蓉，她像久别的老友，大大方方伸出手来，“江首席果然气度非凡啊！我就是你林蓉儿妹妹。”“这哪儿是凡人的手，初春玉笋呀。”曹平打落他们紧握的手，说：“我的妈耶，你们俩克制点好不好，还有少儿在，别刚见面就肉麻。”夏曼芹一直笑吟吟，随后冲她们每一人躬身喊：“姐姐好！”曹平看了她一眼，笑着对众姐妹说，“我的话没错吧，江善渔真是风流才子，身边啥时候缺过美女！”众人皆笑，夏曼芹依旧笑吟吟地看着这帮陌生的大姐们。

林蓉看了看她，伸过手，“上来吧，小朋友，跟我们一起下江南去。”

江南行，行江南，一路歌声，笑语一路。

众人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吵。江善渔一路上与这些女人斗嘴开玩笑，天全黑了，才抵达东昌县城。简单晚餐后，一伙人嫌街头热，钻进空调房间打麻将。江善渔不会打麻将，陪坐了一会儿，到隔壁房里润色下午匆匆写的文章，夜里将4000多字的新闻调查《乡情大裂变》传回报社。

次日早晨，林蓉看到他眼圈红红的，大吃一惊，“善渔哥，怎么啦？一夜不见，为哪位小妹妹伤心成这样子？”不知不觉间，在她的口中，江善渔变身为“鲮鱼哥”了。“唉，昨夜思君不见君，独行如水月色下，心泪成河！”江善渔一副真诚的样子，倒真让林蓉触动了心弦。他说晚报今天隆重推出自己采写的那篇新闻调查，下午这里就可看到了。见林蓉半信半疑，晚报国际国内部主任汪九妹笑笑对蓉儿说：“他那些肉麻话你可以不信，但他说的新闻你可以相信。”

上午的内容是到徽水河上漂流。大家一坐上车就开始激动，到了溪水边时，陪同上筏子的旅行公司老总买了几只水瓢，大家也不知何用。众人嫌坐筏子不过瘾，会游泳的下水跟着筏子游，不会游泳的看着也急了，于是到溪水里抓住筏子跟着漂流，全都没了斯文。

一座独木桥横在溪水上，桥下游是一个河湾。几只筏子已停在湾里，游人上桥到河两岸玩。林蓉等人也下了筏子去对岸玩，去时脚板底下有水，待到往回走时，水早干了，赤脚挨着木板，很烫。林蓉脚烫得受不了，在独木桥上两只脚轮换跳着，叫着，湿透的衣衫紧裹在身上，衬托出曼妙的身段，与其说桥上站着一个女人，倒不如说是刚从河里蹦上来的一条美人鱼。河滩上的江善渔看得发愣，他忽然健步飞上独木桥，跑到林蓉的身边，蹲下身，宽宽的后背给了林蓉。众人一看这模样，在河里或岸上大叫：“快看啦，猪八戒要背媳妇过河了！”林蓉满脸涨得通红，迟迟不肯，又试着走了几步，木板更烫了。江善渔拍拍肩膀，在鼓动她。女人们在河滩上一齐拍着手大叫：“林蓉，上！林蓉，上！”女人们怪叫着，林蓉一咬饱满的下唇，豁出去了似的，将前胸贴上他后背，丰腴的手臂扣在他胸前，头紧贴着他的脖子。那一瞬间，江善渔呼吸急促，血脉贲张。一个人过桥时敢快步如飞，可驮着林蓉，他格外小心。林蓉在他耳边轻声说：“善渔哥，要是背不动了，就放我下来自

己走。”“好不容易才背上美人鱼，怎么舍得放下啊？”他说着，用后脑勺儿碰碰她的额头。林蓉搂抱他脖子的双手明显用了用力，不知是对江善渔的惩罚呢，还是奖励？她微眯双眼，看到他脖子上那串串汗珠，悄然深吸口气，闻到他身上溢出来的那股厚重的汗味，便贴近他耳朵，悄悄说：“善渔哥，你真是条汉子！”

江善渔顿觉得一股暖暖的气息通过汗腺灌进身子里，直流进心田……

下得独木桥，江善渔还背着林蓉走在沙滩上，她似乎也没有下来的意思。一时间没有一个人出声，沙滩上出奇的静，只听到江善渔走在沙滩上的脚步声响，那些女人或是看呆了，或是不忍心破坏这道风景，索性让他们就这样背着走下去。

“你们看啦，蓉阿姨不想从猪八戒大哥身上下来呢。”小丫头稚嫩的童声响起时，众女人才哄堂大笑。她们拥上来不由分说把林蓉连拖带拉拽下来，女人搂抱在一起跳着蹦着，欢笑声溢满了这条徽水河。江善渔在一旁疼得嘴直歪，一位大姐要他将脚板子伸给她看，果然红红的，她心疼大叫：“唉唉，你们看看江大才子的脚掌快成烤鹅掌啦！”几位女记者跑过来一看，没了声音，继而非要推着林蓉过来看，更有人怂恿说：“你看人家猪八戒大哥为你过通天河，把猪脚都烫成鹅掌了，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哦，下面看你如何回报啦。”女人们又笑成一团，林蓉呆立在那里，满脸通红，继而跑过去追打她们。

江善渔在一旁开心地笑着……

从独木桥上下来，众人再上了竹筏上继续往下游飘流。刚上筏子时，当地熟人给他们带的竹筒、水瓢类的小型泼水“武器”，早已不再有任何威力了。遇上别的竹筏，大伙儿就一齐往对方竹筏上泼水激战，如果孤筏漂游，就前后对泼，甚而索性端起脸盆直往对方身上劈头浇下来，原本轻薄的衣衫湿透了紧裹在身上，女人的窈窕暴露无遗。她们疯了似的将水往善渔身上浇，他也闭着眼睛自卫反抗。

身上湿透的林蓉端坐筏子中央尽兴唱歌，她的歌声实在太美了，唱起湘西民歌：“郎从那门前过，妹在那楼上瞧。郎是那么壮哦，瞧得妹子心里痒……”一歌刚落，新歌又起，不论哪条船上人起头的歌，林蓉只要一接上唱，所有的歌手都被压下来了。加之，汪九妹原是北京大学女生合唱队主唱，这样强的阵势，满溪里哪还有对手？众姐妹的歌声随着浪花在尽情翻涌。

河溪多弯，江善渔注意溪水流向，不时帮撑筏手掌握筏子。筏子拐过溪流一处

大弯后，陡然看见一棵古树如一顶巨大的华盖撑起来，将半条河面都罩住了，有一个披蓑衣戴斗笠的人，站在齐膝深水里横吹竹笛，那场景仿佛是仙境下来专为这群才女歌声伴奏的。整条徽水河的竹筏子漂流到这里，都悄然无声地停下来，欣赏这天人合一的歌声与笛音，一曲刚落，掌声四起；一曲再起，又是一个新的境界。

这群才华不凡的女人，尽管容颜不再是那么年轻，可在这个清清的溪水里泡得湿漉漉的，且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情境中，她们将原本的才情与激情尽显无余，还将岁月的积累也在这歌声中爆发出来了。

她们无疑都是美丽的！

女人唱，仙人奏，唯独没人伴舞。有人怂恿善渔请林蓉在竹筏上跳舞，他原本参加过交际舞培训，是真正的舞林高手。

古树下的笛声先起，竹筏上女人们歌声如仙声，溪畔上停的那十多个竹筏上的游人一起有节奏地击掌。他们跳的是一段探戈，“善渔”的手臂特别有力，她也果真名不虚传，如水般的身体随着他摆头、转身、移步、下腰，每一个动作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林蓉身上衣衫一直是湿的，紧裹着圆润而富有弹性的身体。两人沉浸在这天地人与溪水合一的氛围中，还有竹筏大舞台上，神情飞扬，那般默契，舞动起来行云流水，高贵而又雅致。

一曲终了，徽水河忽然沉默无声，瞬息间爆发出如潮的掌声与欢呼声。“再来一曲，要不要？”那些停在溪水竹筏上的游人一齐鼓掌大叫。“要！”“要！”江善渔再次携林蓉在竹筏上向四周行礼，动作优雅漂亮。掌声与叫喊声再次掀起波浪。

《谁的眼泪在飞》音乐响起时，他伸出右手揽过林蓉的纤腰，迅速舞动起来，时快时缓，时疾时徐……

欢乐像渗进沙子的溪水一样，再怎么留恋，总会溜走的。众人在徽水河上观看了这场特殊的竹筏舞蹈后，先后坐竹筏趁兴顺流而下。

江善渔这条竹筏上的姐妹们硬是将那个吹笛子的“仙人”拉上来，一起往下游漂去。此人是当地山里的一个高中生，当年高考落榜后当了乡村教师，至今还喜欢点煤油灯熬夜写作。他津津乐道，面对众多才女没有半点怯意。情绪是创作的乳娘，油灯下酝酿的乳汁自然能出好诗文，在白花花的电灯下写出来的东西，平淡无味。尽管公开发表的诗文不多，他仍乐此不疲。趁暑假学生放假，自己来徽水河边临水

吹笛，没有任何收入，自得其乐，与游人交谈，找寻创作灵感，体会别样人生滋味。今天幸遇诸位才女，歌声如天外仙乐，实在是三生有幸了！一筏子上的人都笑翻了天。

曹平郑重其事地说：“怎么又是一个不省油的灯？还是藏在深山点油灯熬夜的情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情种。不像江善渔，到哪儿都有女人缘。”众人又大笑。女人就是女人，有人像是在嫉妒林蓉似的，随手将她推下竹筏，没有防备的林蓉仰面直沉入徽水河底，清澈河水里看得见林蓉边挣扎边沉入溪底。

江善渔见那几个女人端坐竹筏上像是没看见这一幕，他纵身一跳扎进河里，快速向林蓉游去。他双手就要在水底搂住林蓉时，她却像条鱼儿一样转身轻浮出水面。常与她一起游泳的女人们，没一个惊讶，倒是惊得他有此惊人一跳。他刚才的动作，引得女人们又在竹筏上叫：“蓉儿，渔哥哥又一次为你奋不顾身了，你就从了他吧！”

“从了吧。”竹筏上笑声一片，徽河水上流水潺潺……

3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东昌，流水是进出的道路。

深潭与浅滩，千转万转出东昌。徽水这条东昌的母亲河，因为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韵。漂过 16.2 公里长的徽水河后，众人途中吃了午饭，那位深山的笛手依依不舍与大家道别了，众人上岸转而坐车往湖边赶去，那里下午有一班船往湖中心的一个岛屿去，今晚就住那个岛上。

车在山林间穿行许久，劳累了大半天的女人们在车内睡熟了。江善渔与林蓉并肩而坐，她或许是累了，渐渐将头靠着他肩膀，安静地睡着了。他虽有些困，可是不想浪费这特别的时光。趁林蓉与众人都入梦时，看了看熟睡中的林蓉，这个浑身散发出成熟味道的女人，在徽水河上让那么多游人如醉如痴，现在就乖巧地依在自己的臂弯里。他想起古希腊的那条有女妖怪出没的海峡，意志再坚定的船手们经过之际，只要一听到那女妖唱歌就忍不住跳进海里，情愿送给女妖吃掉。上大学读到这个故事时，当时还不相信，即使工作这么多年了，江善渔还没有来得及想自己要是有一天也遇到那

样的“女妖”，是否有毅力闯过那段“海峡”？今天，在徽水河里见林蓉被同伴推下河沉入水底时，自己不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了吗？

江善渔转过头，凝视熟睡中的林蓉，饱满的脸庞线条非常圆润柔美，一双眼睛即使闭着，也能感受到生动传神，饱满的上下嘴唇湿润润的。缓过神来，他心底里有些责怪自己把林蓉与那“女妖”扯到一块了。这时候，熟睡中的她身体越来越紧地靠着自己。从东昌来时的路上，林蓉跟他说过，平时坚持跳操跑步，即使自己有一天老了，迎着晨曦锻炼身体时，也一定会是那群老人中领操的漂亮老太太。现在的林蓉明显是累了，他很心疼地把右手揽过她的腰际，自己转身侧向右边，将她搂进怀里。两人依偎着，双双进入温柔梦乡……

“啊呀，该醒来了哦。”江善渔被人叫醒睁开眼时，见一车女人都冲他与林蓉怪笑。他赶忙把手从林蓉腰间抽回来，脸红了。林蓉倒像个睡美人一样，一双大眼睛微微睁开，妩媚动人，一点惊慌也没有。怪不得人们常说：女人要睡，男人要吃，女人睡得好才美，而男人吃得好才健康。林蓉看到那些女人看着自己笑，脸色一阵潮红，并无什么难堪，甚至流露出些许慵慵懒懒的幸福感。

“快下来吧，大姐，船家在码头等很久了，再不上船，今晚只能夜宿湖边了。”汪九妹知道林蓉今天在徽水河疯得太狠了，怕她刚睡醒看不清，伸出手来拉着她下车。江善渔随后将车上的东西背着拿着，像个骆驼一样，那些女人空着手拾级而下，往湖边码头走去。林蓉见他背着这么多东西，走近他轻声说：“我来背一些吧！”

上得船来，船夫将跳板抽上船，立马开船了。船上一个人告诉他们：“天黑了就看不清水路，这里没有明显的船道，在山谷间穿行，有一定危险性。你们夜里就住在黄金岛上了，这是平天湖中间一个美丽的去处，岛上的竹楼只有17个床铺，四周都是湖水。”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旅游公司小负责人，姓涂名小龙。”他用手指指小岛，“我们县长叶四平早就在岛上等诸位了。”江善渔问：“哦，从丰乐县调来的叶四平吗？”

“是的。”涂总点头说，“你跟我们叶县长熟悉？”江善渔也点点头，见他从桃树干上顺手刮下了一团团琥珀色的块状物，软软的，有点像QQ糖，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善渔走近了问：“这是桃树油吗？”涂小龙说这确实是桃树树脂，树受了伤

害，伤口里会淌出这种东西，有人说它是桃花的眼泪。善渔问：“你弄这做什么？”

涂小龙说：“带回岛上给你们炖桃胶烧肉，这可是我们东昌一道名菜啊。”嘿，见过有人吃桃花，那倒是挺诗意的浪漫，没想到桃花油也能吃。船再次靠岸的时候，已经不是原先的码头了。果然，远远看叶四平从小岛上快步走到湖边码头。

江善渔跳下船头，“这次纯是来游玩的，不想惊动人，不料还是惊动了县里人。”他将叶县长介绍给曹大姐等人。曹平场面上的事情，向来考虑得比其他人周全。她说，“我们这群姐妹闲散惯了，春天看桃花，秋季看枫叶，让县长在岛上久等了，请多多海涵。”叶县长哈哈一笑，“我做梦都想做个记者”众姐妹一听来了精神，顿时对眼前这个县长没有了距离感。

边走边看湖光山色，碧水蓝天间，人的心境开阔许多。叶县长与众人一叙，发现差不多是同年走进大学考场的，他大叹苦经，自己原名字叫叶小平，当年高考分超过重点本科线27分，自己填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可在志愿表上将叶小平的“小”写得草了，投档人看成是“叶四平”，后来又查无此人。结果失去了上复旦的机会，只能以“叶四平”名字补录到一所师专。众人不禁深为叶四平惋惜起来。涂小龙不失时机地说，叶县长阅历非常丰富，他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选拔到南港镇任镇长，从镇党委书记直接提拔到县长位子上。

“我再怎么跳来跳去，也只是笼子里的一只猴子，哪能跟走南闯北的无冕之王们相比啊。”说笑间，到了黄金岛树丛中，众人走上这个孤岛第一印象就是与世隔绝了。小岛山势连绵起伏，外环全是湖水，而内里却形成一个很小的内湖，小到几乎被周边浓密的树林遮掩掉了。岛上景色越往深处走，神秘感越浓。

“各自先找到自己的小竹楼，放下行李洗个澡，到这边食堂吃饭。”叶县长手指着竹楼，再指着相反方向的另一个小岛。女人天生爱漂亮，在这个孤岛上，没有路人观赏她们，可她们还是变戏法似的换上漂亮衣裙，才肯下竹楼。

江善渔目不转睛地看着林蓉。她换上一袭浅黄色的连衣裙，山风吹起裙摆，满头乌黑秀发瀑布似的散开，人像踏着一片黄色祥云飘然而至。他看得出神，曹平见状，“伢啦，可是没见过美女呀？咱们先去吃饱肚子，回来再慢慢看吧。”他故作狠狠咽口唾沫状，逗得众人哈哈大笑。餐厅只有一张大圆桌，满桌土菜的香味让大家叫起来。一天奔波，早已饥肠辘辘了。

叶县长备了酒，而且这酒是桃花潭的美酒，给每人斟上一杯，桌子中间那个大得吓人的汤盆里果然趴着一只老鳖，看样子少说也有四五斤重。他作了开场白，“众美女名记远道而来，我倍感荣幸。今晚特备桃花潭酒招待你们，要知道，这可是唐朝官员招待诗仙李白的美酒啊，当地有身份人家闺女出嫁才上这好酒。”曹平站起来说：“黄金岛名字太俗了，功利性太强。不如改称桃花岛吧，你这县太爷就做桃花岛岛主。”

“桃花岛？这名字好啊，就这么定下了。”他更来劲了，手往空中一挥，说，“明天带你们到外环湖畔的沙滩上去，那里是小型的天然湖滨浴场，我建了些凉棚，安静得如临仙池。”林蓉是何等聪明的女子，她站起身给叶县长行个万福礼，“岛主，蓉儿这厢有礼了。”叶县长站起来连忙喝下一杯酒。

江善渔一时缓不过劲来，忙站到林蓉身边，不知怎么称呼岛主。林蓉出来解围，“看酒都斟上了，汤别冷了，动筷子吧。”众人这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筷子吃起来了。涂小龙端来一只盘子，肉烧得极红润，一看就是香润可口。众人却都把盘子里淡褐色的桃脂挑去。桃脂滑溜溜的，像果冻，但显然比果团结实，好不容易攥住一块送入口中，感觉比木耳更加软滑，绵软耐嚼，饱吸了油脂且有桃香味，又有点凉凉的感觉。大家都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显然兴味大于口味，桃脂很快被挑尽了，光剩下肉了。

菜过几巡后，岛主说“我等着敬酒呢”，女记们都不太能喝酒，就合力怂恿江善渔与林蓉轮番敬岛主酒。二人酒量都相当好，就左一杯，右一杯，敬岛主酒。其他女记者酒量不行，可舌剑锋利，“蓉儿要是出嫁了，岛主可舍得把这桃花岛送她做嫁妆呢？”已然微醺的叶岛主更风趣了，忙应道：“舍得，舍得。”

爽朗笑声将这个小岛搅得生动起来……

酒席中，曹大姐说：“早知道桃花岛办这么大的事，一定要叫上岛主夫人啦。”

“你去看看竹楼安排得怎么样，把水烧好。”叶县长支走了涂小龙，酒喝得有些多了。他说，“你还真别说，昨天她还一再要跟我进山玩呢。”众人起哄：“她是哪里人啊？这般青山秀水养出来的女子一定很漂亮吧？”

“她也算得上小镇美女了。”叶县长赞叹起来。“小镇美女”这个词一脱口，众女人来劲了，仿佛看见其俏模样了，一再逼他说出是谁。“她是我的知己啊！”

叶县长坦诚至此，这帮女人更是不饶他了，“高山流水叹知音，千古难觅。岛主也算是有福分的人了。”“是呀。”他脸上溢出有些陶醉的神情，“小镇虽然比不上你们省城浪漫，却也有小镇的情调。我们一起在南港镇任职，同住单身宿舍楼。一来二去，浪漫就演变成现实了。”

善渔和她到小竹楼附近走走，一弯明月在湖的那边高挂，月光极温和地洒在他俩身上，两个人相依站着，没说话，静静地品味岛上月色，心底里一种异样的情愫往上涌，腹中的酒像在发酵着情意，各自听得见对方的心跳声。

4

“你们到哪里去了？还不快回来？”曹平的嗓门就像划破夜空的闪电一样。江善渔的两条手臂停在空中，这个声音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要是晚点响起，这两条有力的双臂似乎就能搂抱到林蓉了，偏偏这个时候曹大姐的大嗓门响起了。林蓉善意地冲他笑笑，月光下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似乎很不经意地用手在他腰间轻轻拍了拍，这轻轻一拍让他反而变得安静了。

月光如银，静静洒在两个人身上，江善渔捏着林蓉温润如玉的双手，能感受她的激动与期盼。他转头冲声音飘来的方向大喊一嗓子，“来啦。”我们快回去吧，要不她们会怀疑的。”林蓉的声音在月色下温馨迷人。他拉着她的手，两人一句话也没说，一前一后往竹楼走。两人进得竹楼，那三个女记早把麻将都码好了，等她入席，她们在城里周末就是雷打不动的麻友，彼此称“麻搭子”。

江善渔未等她们开口，拉起已入席的林蓉在屋内飘然转了一圈，故作委屈地说，“你们都看到了哈，渔哥哥我现在把她毫发无损地送还你们姐妹了。”原本还想调笑的女人们拍桌子笑成一团。曹大姐手里拿根香烟走过来，围着江善渔转了一圈，拍了拍他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伢是个好伢子，你通过初试了，我们要是真的把蓉儿交给你也会放心的。”

江善渔不看麻将，不时起身给专心搓麻的女人们杯中加水，伸手试试空调温度。哪个女人和牌了，总忘不了表扬他一句……

次日晨，她们真的去看了岛上养的驼鸟，转了一圈，挥别桃花岛。善渔在船上